



星月文藝叢刊

幸 福 圈 外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外 圈 福 幸

次 目

論

我們需要文娛批評（蕭邊民）

1

文

當仙鶴飛翔的時候（米然）

4

大衆化與低級化（小律）

13

學習間接的生活經驗（高魯）

15

散

禱聲及其他（林潮）

18

生活在村子里（李火）

21

病囚什記（在場）

23

詩

睡吧，孩子（孟沙）

30

爲什麼（重陽）

34

春，你在那裏？（茄沙）

36

雨水（椰林）

37

小

幸福圈外（凡我）

38

忠烈和玉蘭（李過）

52

洪天賜教授捐贈

我們需要文娛批評

蕭邊民

文娛界火急需要文娛批評，一如文藝界熱烈需要文藝批評一樣。嚴肅的文娛批評是刺激與指導文娛活動朝着既定的指標路向更穩健地邁進的一股原動力。

「我們需要文娛批評」是個極現實的問題，特別是面臨着提高本邦文娛水準與普及本邦文娛活動範圍的今天，這就不僅僅是極「現實」的問題，而同時也是要「實現」的理想。最近由星華記者公會主催舉辦的「如何積極展開文娛活動」座談會中，更肯定了文娛批評對於「文娛助建國」的重要性。

文娛批評是文娛活動（指舞台表演）與觀眾之間的一座橋樑，它一端伸向舞台，一端伸向觀眾，使兩者之間永遠了解，永遠互相幫助地前進。文娛批評是每一次演出的雪泥鴻爪，是每一次工作的經驗總結。它啓發觀眾去理解文娛表演中的真、善、美，也及時地糾正了表演者的文娛態度。它是如此重要，然而可遺憾的是本邦文娛批評顯然是蝸牛挪步，跟不上文娛演出。經常一齣

話劇，一場電影，一個音樂晚會或舞蹈表演過後，由于批評文字少得可悲甚或完全空白，慢說提高觀眾的文娛鑑賞力，就是演出者也難獲得觀眾一般反響，總結工作經驗。一次演出就是一曲「廣陵散」。

在指出後果負責者時，表面上似乎是本地沒有文娛批評家。這的確是無庸置辯的事實，本地實在還不會出過配稱文娛批評「家」的人，但是本地有許多文娛批評者亦是事實。一個文娛批評「者」想要成「家」，就必須多看、多研究、多寫，還要被多多鼓勵。寫出來的批評文字能被發表，自然能引起同道者的研究探討；多研究探討，久而久之，自能成「家」。因而上述問題的真正負責者還是「客觀環境」。近年來，本邦純粹的文娛園地真是寥若晨星，就記憶中，只有「文娛生活」半月刊（世界書局出版，一九五五年五月——五六年十一月），「文娛廣場」（前新報），「戲劇與音樂」和「影藝」週日刊（南洋商報，現皆停刊）而已，此外在一些文藝刊物或報章文藝副刊版亦時或有少許批評文字。就整個說來，這些文娛刊物多是介紹了外國的文娛動態，尤其是前二者。

沒有園地發表，就直接減少了文娛批評者，延長「家」的出現時日，對於提高本邦文娛水準及普及文娛活動範圍的工作，影響頗巨。

基于關心本邦文娛活動的發展及所循路向，我懇切地期望文娛批評處處湧現在一個生氣蓬勃

的文娛時代裏，像銀河系裏的星羣，閃亮亮的；而且它不單是戲劇批評，更是音樂，舞蹈等的批評。在期待的同時，文藝界與文娛界的互爲輔承的合作尤亟需建立，這將能更熟練地使用這武器。

六〇，二，五。



當仙鶴飛翔的時候

米然

一

匈牙利偉大詩人裴多菲曾寫下這樣的詩句：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爲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當仙鶴飛翔的時候」所述說的故事，正是這詩句的剴切具現。從這部影片中，我們很自然地會發現：它具有巨大感染力的對生活的熱愛，人們總是達觀自信的。作爲一個青年人，我深愛「當仙鶴飛翔的時候」甚于「戰艦波甸金號」，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所講述的是一則青年人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我所準備給予它在主題、導演、攝影和演技的最高評價。我以爲它不僅應該

是第一屆法國康城國際電影節的首獎片，同時應該是電影史上六十餘年的其中一部極峯作。它的勝利，是新現實主義作品的勝利，是具有高度藝術良心和責任感的電影工作者的勝利。

關於這部片中的名稱，本坡宣傳廣告上的譯名是「仙鶴飛翔」(The Cranes Are Flying)，而影片裏的譯名却是「當仙鶴飛翔的時候」(When The Cranes Fly)。我選擇了後者，原因是它更切合主題意識，而且導演也會利用仙鶴的飛翔暗示女主角的心靈狀態和思想發展。

二

「仙鶴在空中，像扁舟一樣，多麼自由自在，凌空遨遊。」

這常常掛在女主角維朗妮卡口上的詩句，貫穿着整個故事，它包涵了她的真摯、歡樂、躊躇、痛苦、矛盾和新生。我曾經為這故事難受了好些時候，為着「小松鼠」(她的愛人波利斯對她的暱稱)的遭遇。

這戲劇裏的主題，有表面化的和比較深刻的；有正主題，也有副主題。從其表面看，這是一部描寫愛情的片子；從骨子裏看，它却深度地積極反戰，號召建設。其正主題是在維朗妮卡身上，副主題則在逃兵馬克的身上。導演通過後者的卑鄙、逸豫、襯托出前者性格的高貴和情感的真摯。

多喝茶的人，是很容易辨別茶品的優劣；當然地，在愛情片子充斥本坡電影市場，看多了這一類片子，也很容易標個高下。「當仙鶴飛翔的時候」是被電影評論家公認為「鶴」立「鵝」羣的上作，蘇聯的「電影人造衛星」。法國「星期日日報」會這樣讚譽道：「這是康城電影節的首次大成功，導演卡拉多佐夫走出了損害健康為旨趣和陳腔濫調的傷感，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和嚴肅而認真的故事。」

編導人通過典型性格的創造和作為「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的「情節」（高爾基語），具體化和形象化了主題意識；而在突出意識形態的工作中，旋律性的「動展」，合度的配音效果，進入「第二自我」的演技，以及罕見的攝影技術和驚人的剪輯技巧，構成了最深刻，最富有文藝氣息的鮮明印象。同時由於它豐富的內容和飽滿的人情味，使觀眾忘了自己是坐在戲院裏，不是在看戲，而是生活在維朗妮卡的天地裏。

有人以為這部片子「有的是存在主義的色彩。」「要表現戰爭的殘忍，竟須藉這十七歲女學生的痛苦與不幸方能切實表露，人生有時也未免太過殘忍。」「影片的終場，確騙了我的同情淚。」（見去年十一月廿二日星洲日報「遊藝場」魯明之「我看『仙鶴飛翔』」一文）誠然，這是一部「殘忍」、「不幸」和令觀眾落「淚」的片子，可是我並不認為它有「存在主義的色彩」，因為這種人物的不幸遭遇的事實是完全可以在殘忍的戰爭中于任何地方發見的。在創造性的藝術勞動

中所塑造出來的維朗妮卡，正是典型且細緻地挖掘了在戰爭之時及戰爭後的人的靈魂。我們同情她，就是同情她所代表的，非銀幕上的，千千萬萬飽受戰爭凌辱的，現實的維朗妮卡們，這種共鳴的情愫是植根於人性的、內心的，絕不是被「騙」的（否則就是一個沒帶同「腦袋」上戲院的觀眾，廉價拍賣「感情」）。

我以為這是一部响徹着真理的聲音和洋溢着對生活的熱愛的影片。它告訴我們：只有擊退殘忍的戰爭，只有在和平的天地裏，維朗妮卡和無數的維朗妮卡們才能有幸福的愛情生活。

三

電影主要的任務和目的便是通過劇中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表現人物的命運和遭遇，更從而深刻地揭示社會生活的真實面目。愛情生活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本片中的年青愛侶波利斯和維朗妮卡的愛情生活，已經超越了好萊塢廉價的庸俗的泥沼，他倆是平凡的人物，沒有曲折離奇的生離死別，但他倆的生活却像一溪清流，自然、利落、而又豐潤。波利斯的命運是通過兩種人物關係而開展的，那是對維朗妮卡的愛情關係和對侵略者的仇恨關係。這兩種關係所形成的強烈的戲劇效果，說明了他的戰鬥人格的完成，而且也揭露了英雄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更突出地發掘其靈魂深處的東西。我說，它不是戰鬥片，而是切切實實的心理片。

對於女主角維朗妮卡，雖然片子裏不會敘述及其受教育的程度和較詳細的成長環境，但從表

現她的性格的動作和詩言中，我們能夠理解如是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小松鼠」，在生活行動和意志上，有她錯誤和軟弱的一面，同時也有她勇敢，進取的一面。

由于前者，當她失身于逃兵馬克之時，她本可以拒嫁予他，保存堅強的待愛人凱旋歸來，投入他懷抱的信念，何況明知波利斯的姊姊已經愛上了馬克，可是她竟咬着唇皮讓自己上桎梏。由于後者，使她終于過着偉大的生活，將鮮花獻給衛國戰士，她領悟了「我們似同再生，不是爲着破壞，而是爲着建設新的生活」的整體信念，接過愛人所未完成的任務，在羣體裏洗滌個人靈魂裏的創痛。

要「不再使愛人們因戰爭而別離，慈母爲戰場上的兒子担心，勇敢的父親偷偷地下淚」，不止維朗妮卡知道，我們也知道該怎麼辦。

四

論及導演的手法時，英國著名影評家戴埃曾說：「用抒情的方式去掌握生活中的羅曼史以表達年青人底歡愉，覺悟以及玩弄愛情的悲劇，在電影中是向來沒有這種能力的。導演過「忠實的朋友」及「第一梯隊」的卡拉多佐夫的近作「當仙鶴飛翔的時候」都是一種使人興奮的啓示。他正巧具有這種能力和特殊的技巧從事這任務。他不滿足于狂想曲式的外表上動人的因素，也不只滿足于引人流淚的劇情以及演員演技的魅力。」

「這裏有許許多多的細節與表情，也有革新與實驗以及精巧的蒙太奇，……年青的愛侶之間的感情被表現得極其吸引人而且令人信服。」

法國「星期日日報」也說：「不少的場面是值得喝彩鼓掌的，把這影片列入最佳的電影藝術作品的寶庫是當之無愧。」

就整個導演手法來說，卡拉多佐夫是以前後呼應，相輔相成的鏡頭來展開情節的：

開鏡不久，是以昇起鏡頭來描繪一對年青愛侶雙雙在高牆下仰望仙鶴飛翔；較後又以同地點，同攝影角度出現了維朗妮卡與馬克。所異的是前者的人物是「合」，後者是「高」，而且更可貴的是在靜默中她是向銀幕的左上角才沒鏡，夠漂亮！

當他倆倦遊返家，已是子夜，導演利用平行蒙太奇以描寫他倆度投合一致：同樣地輕輕啟門，提着鞋子，熄上燈，憫手憫腳地溜進寢室，又同樣興奮地回味着，憧憬着，再往床上一蹣，伏在那兒……

當他倆第一次仰望仙鶴飛翔的時候，腦海裏湧現了：和平，幸福的愛情生活；當她又一次仰望仙鶴飛翔的時候，波利斯和她永訣了，她腦海裏是湧現了：創造和平，幸福的新生活永遠執行愛人底心願。導演巧妙地應用象徵蒙太奇，以高空中列成V字形的仙鶴飛翔，揭露維朗妮卡的思想進程：從個人到羣體，從被破壞了的幸福到創造更大的幸福。

當維朗妮卡獲悉愛人將上前線時，她呆倚着房門框，無言代替離愁，導演準確地以情調蒙太奇——滴答、滴答的鐘擺聲——描摹愛侶之斷腸；當她又一次聽到這滴答、滴答的聲音時，是在家破親亡的廢墟上，這聲音越來越大，像死亡敲上她的心扉，使她癱攣地掩上耳門。表面上這鐘擺聲是她與雙親訣別的音响效果，實際上正埋下她與愛人訣別的伏線——因為他倆也是在這聲响底下離別的呀！

當維朗妮卡趕上街道送別波利斯時，街道上是人海，她雖然在人叢中硬擠硬穿，仍不得與他話別，不得已便將準備送給愛人的乾糧扔到道中，讓衛國戰士踩過；勝利後，當她趕到火車站迎接愛人時，站上又是人的海，依然是硬擠硬穿，但終于確實是落空時，她將鮮花轉獻給許多衛國戰士。一樣的鏡頭，一樣的心情：焦灼、失望、給更多英雄。

沒有些微的囂張和浮誇，它們前後相照應，緊湊有若一根線串連着許多珠子（情節）。在「動展」上，是我所看影片之第一部；在「蒙太奇」上，是範本。

卡拉多佐夫幽默的點題工夫是我第一次見諸銀幕的。字幕前的一段楔子非常精彩，他只經濟地用上幾個特徵性的鏡頭，就概括了這一對年青愛侶的令人嚮往的愛情生活：他倆手挽手跑過長橋，在街道上作單足跳，凝神仰望幸福的仙鶴。當這最高潮時，一輛洒水车洒了他倆一身冷水，多有趣味！——然而這不正暗示我們他倆的甜蜜生活將被洒上冷水，冷酷便是結局？

戰爭是冷酷的，反對它。這又是難忘的一段，導演以馬克的琴聲抵消敵機的轟炸聲。聲音和主題適切地「蒙太奇」了。

此外，導演有許多細膩的描寫，戀人底內心是最複雜的，但我們從「當仙鶴飛翔的時候」中應該是會意了。例如維朗妮卡在梯級上向波利斯打着翌日約會時刻的手勢，爲着愛人的訊息，「小松鼠」竟然迷信地數五十，以爲送信人若在五十以內抵達門口，便有信，否則沒有。這都是非常漂亮的幾着！

五

「烏魯舍夫斯基的傑出攝影技巧，不但攝下了她的無匹敵的天才，而且還創造性地表現出許多細緻的難于覺察出來的反應，突然再轉的高潮以及年青的衝動與活力。」（戴埃語）

說它每一個鏡頭都是沙龍作品，雖然是廣告宣傳，可是實在說來，其畫面構圖，攝影角度，布光強度的確煞費匠心，例如有個鏡頭是他倆跑過克里姆林長橋，這長橋被安在斜劃畫面，成了銀幕的對角線，精彩絕倫。

一個鏡頭概括了複雜的內心世界，最顯著的是維朗妮卡獲知愛人已殉國時，其愁苦呆癡的臉部特寫鏡頭淡出未沒時，同營士兵向家人報告波利斯噩耗的畫面又緊接着淡入，在靜默中，讓疊化鏡頭述說一切……

此種疊化鏡頭也應用在波利斯臨死時的幻想中。當時我們所見的，不單是枯樹打轉，隱約在輕紗裏的維朗妮卡的笑靨，突然間枯樹逢春的蓊鬱林景，而同時可窺視出他對「小松鼠」的摯熱的愛情和未來生活的憧憬。

在「錯格攝影」的成就方面，攝影技術與剪輯技巧簡直是將維朗妮卡在醫院中受間接譴責而直往外跑的一場戲寫活了。攝影者以倍連鏡頭表現了背景紛紜，幾乎成了直線條迅速往後移動，又以過格跳片，使人物急速向前；剪輯者又使背景在更趨雜亂，團團打轉，當她跨上鐵道上的拱橋時，使人錯覺地以為她正在軌道上奔跑，再加上她狂叫掩面，觀眾以為她已成了輪下鬼了。

六

「當仙鶴飛翔的時候」是本坡一九五九年度電影界的至高收穫之一，豐富了我們的精神財富。電影的內容應該是多樣性的，一如文學作品一樣，是反映社會生活的大百科全書。我懷着最大的希望，期待和祝福所有具有高度藝術良心和責任感的電影工作者將來有更高更新的成就。

五九，十一，草稿

六〇，二，修稿

大衆化與低級化

小 偉

豐子愷在一本音樂理論的書上談過曲高和寡與曲低和衆的問題，有一段這樣說：「有的藝術家聽見了『大衆化藝術』這名稱，要喟然嘆息，他們以爲藝術一大衆化必定『易淺化』『低級化』」。他認爲：「這是受了『象牙塔藝術』的流毒之故，當藝術家做人佩備的時代，他們專只爲少數人而創作，所以盡量競尙高深，賣弄技巧誇耀玄秘。」

這一段話正說破了藝術『大衆化』和『低級化』的關係。但究竟藝術『大衆化』是不是也『低級化』『易淺化』？這個問題曾經引起許多人的爭辯。當初提倡白話文時，就有許多人以爲還是文言文高尚，文言文中的典故越僻就越高，大衆化就是退步。但事實加以否定了。『大衆化』並不是『低級化』。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只要它能夠有利於大衆的精神營養，便不在乎白話與文言，文言能表現的優點，白話文也能夠。而且還能夠更普遍，吸收更多的讀者。

不但文學如此，其他的藝術也是好此。譬如一個畫家畫一隻貓，只要一看就明白這是一隻貓，但他假如畫起『抽象派』來，就很少人看得懂了。同樣是一張畫，同樣能夠運用美術的技

巧，但抽象派使人難於看懂，自然也就失去欣賞的大衆。

記得前年有一個在外國享有盛名，而且被認為相當有希望的本坡青年畫家，從外國留學歸來，在本坡舉行了一個畫展。展出的作品，除了幾幅素描畫較現實的外，其餘的全是水準很高的抽象派線條畫。看得懂的人自然很少。因此，多數參觀過畫展的人，都攻擊他，說他是胡鬧騙人的。使到這位青年畫家顯得非常懊惱。其實這也難怪，因為人們根本看不懂他的畫。

藝術本來是人表現思想情感陶冶人們性情的。人的思想情感，經過了藝術家的加工，顯得更加動人，更能使人產生共鳴。但藝術作品共鳴的對象，應該是多數的羣衆而不是一部份的人。因此，一個藝術家要使他的作品能夠廣泛的深刻入各階層，使多數的人產生共鳴；那他的作品取材內容便應該是屬於多數人所熟悉的，所能領畧的。那一位舉行過畫展失敗的本坡青年畫家，要是沒有看過一部名叫『火鳳凰』的影片，那他一定能從該片裏得到啓示，明白他失敗的原因。

托爾斯泰愛音樂，但他不喜歡複雜艱深的樂曲，他認為貝多芬在耳聾後所作的『第九交響曲』是艱深的樂曲，但也是藝術的墮落。他認為：『凡最偉大有價值的音樂，必為大衆所理解。』他尊重的是『為大衆所理解』的藝術。

但到現在還有許多輕視『大衆化藝術』的藝術家。他們愛向牛角尖裏鑽，製作他們所認為是高尚的藝術。

學習間接的生活經驗

高魯

——寫作漫談之三

充實直接生活經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生活是這麼廣泛、複雜，無論怎樣有辦法，精力充沛，也無法一一去體驗。況且，有些生活經驗，自己即使有心去體驗，也是無法、無機會體驗的。好比，受刑，被判處死將就刑時忽而赦免；或非此時此地所有的生活，如豬仔（華工）的生活。這些，就需要向前人或有过這種生活經驗的人學習。學習的方法，直接訪問是一個辦法（本刊第二輯「充實直接的生活經驗」一文中已說了），無法直接訪問的，只好求諸文字的記錄。這些文字的記錄，不限定於書本，報紙、雜誌也有許多可以學習的資料。

如果我們留意的話，可以發現許多名作家不但懂得生活，而且是善於讀書的人。他們從書本上學到他在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經驗，以彌補直接生活經驗的不足。

文字記錄，大都是前人直接生活經驗的記錄。好像，許多優秀的馬華文藝作品，大都結集了作者的直接和間接的生活經驗。但是，一般人却看不起當地作家的作品；以為書價貴，內容和

寫作技巧都不如世界名著或中國名著。但却忘記了世界名著或中國名著所寫的那種生活離開我們太遠了。我們從那些作品中學習如何觀察生活和如何作藝術加工的表現手法，是好的。但是，他們的生活經驗未必是我們這裏所能接受的，如四季氣候不同對生活的影響，中國的割稻方法和馬來亞割稻的方法的差別；如果硬套過來，便不對了。一般人所說的文藝作品的地方色彩，便是指那作品能夠真實的反映該地的生活實際。從生活現實來說，本地作家寫的作品會更親切些。所以，一個文藝工作者或愛好文藝的人不讀當地作家的作品是不對的。

我們既要以文字紀錄中學習生活經驗，就要隨時隨地留意文字記錄。報紙，我們天天在看，它不但告訴我們社會動態，還有特寫和副刊供給我們生活經驗的記錄；雖然粗糙，却是樸實的。雜誌上的一些文章，也一樣的給我們許多生活經驗的資料；雖然是片斷的，也一樣的有益。書本中的生活經驗也許會具體一點，深入一點，表現得更生動；書中所表現的生活，是作家的直接和間接的生活經驗的結合，它可以滋養我們，作為我們的間接生活經驗。

讀書報雜誌，不是盲目的，毫無選擇，毫無計劃的讀。讀書，必須讀好書，讀報紙雜誌也是一樣的。讀不好的書報，不但無益，而且有害；金錢時間固然是損失，最糟糕的還是毒素的侵蝕。那末，怎樣的書報雜誌才是好的，主要的是要看作者為誰說話，對誰有利？如果是為人民大眾說話，對人民大眾有利的，那就是好的；相反的，就是不好的。

世上的知識是太多了，多到任何人都不能盡知；只文學上的知識，也就夠多了。一般人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有廣博的知識，原則是對的，但不是說必須廣博到盡懂天下的知識。然而，爲什麼要強調文藝工作者有廣博的知識呢？因爲文藝創作所牽涉的範圍很廣，事物、人物很多，作者在這些方面的知識必須廣博才能夠做得好。但不是說樣樣都知道。好像，我不想寫有關月球的科學小說，我對月球的知識即使貧乏到只知道月亮有時圓，有時成弧形，有時無月亮，也是無妨的。不過，一般來說，我們寫的是人，對人和人所生活的社會的知識懂得越多總是越好的。

讀書，不是逢書便讀。讀文藝書，最好是先讀當地作家的作品，次讀中國名著，再讀世界名著；這樣，會比較容易領會，比較親切。進一步，先廣泛的讀各家的名著，然後選擇最有時代價值，最廣大精深的名著，作較精細深入的閱讀。古典文學，也必須閱讀，吸收它的精華，來爲今日的新文學服務。文學理論和社會科學，對於文藝創作是很有益的，不可忽視。

我們既然知道應該讀些什麼書報雜誌，那末讀書的態度和方法應該怎樣呢？首先，我們必須知道，讀書是爲了求知識，豐富知識，充實生活經驗，加強工作能力。這樣，就不可以讀死書，死讀書；必須去思考書中的思想和內容，去理解它；把書本上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

學習間接的生活經驗固然重要，但是，不能代替直接的生活經驗，只能彌補直接生活經驗的不足。

禱聲及其他

林潮

禱聲

近幾月來，每於清晨或傍晚，在距離「陋室」百碼之遙，左旁警廳的一間鋅頂平房內，必依時傳出聲調悠揚的禱聲。

也許爲了方便警部工作人員吧，所以新近又添設了播音器，靠着電力的輔助傳達，禱聲巡迴震盪在空氣中就格外顯得頓挫，高昂而有力！

清晨，禱聲驚醒了迷夢，乍聽之下，如怨如慕，飄揚遠去；直覺「草堂春睡足」。白駒若過眼雲煙，時不我予啊！

黃昏時，晚風習習，暮靄四合，看遠方炊煙漠漠，耳聆那裊娜禱聲，境地格外蒼涼……我實在絲毫不解禱者的語詞句意的，典雅的馬來話？古奧的阿剌伯雜文？只是聽着長短快慢急促悠長的語音符號，向冥冥的上帝作「心靈的交通」，在誠懇的呼籲時，內心也就不禁感慨系之。

我想，宗教家之所以注重功課，或許即本於此種「培靈」的修養吧？

數年前，隔鄰一位同宗族的遠房堂嫂，已長期茹素，每逢初一，十五，或是佛家盛節，必早起燒香唸經。她雖然不識字，但一二本通俗經文，在磬聲的木魚聲裏，卻默誦得朗朗上口而音韻鏗鏘，曙色未明，猶似夜半，側耳聽之，也令人百感叢生。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配以時和地，偶而聽得遠處悠然傳至的清徹鐘聲，一時引起的萬般感想，與禱聲同樣是文字語言表達力量之外啊。

星

我愛月夜，但是我也愛星天。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皓月當空，疎星數點，大地沐浴着一片清輝，景色固然優美得永足詩人騷客作吟詠的題材；可是蔚藍的蒼穹，閃耀着銀釘也似的大小星羣，若隱若顯，或明或晦，又何嘗不是學者哲人最好的沉思時機？

星空的景象其實也與陰晴朔望有關，一樣跟着轉移變化，不一定刻板的。

薄暮時分，夜幕初垂，衆星次第呈現，開始雖然寥落，卻也顆顆晶瑩可愛；曙色將曉，星光逐漸被晨曦所掩，即使「明星有爛」，總覺淒清；午時過後，夜分深沉，密密麻麻的數不清的繁

星越看越多。「北斗」「牛郎」也好、「南十字星」也好，抖縮在寒風裏，閃閃爍爍，宛如頑童映着鬼眼俯瞰着神秘的人間。

在海上的柔和夜的看星，星似螢火，久了，搖搖欲墜，會使人沉緬於回憶。重溫在母親懷裏時甜蜜而溫暖的感覺；若在空中曠的平原，靜謐的高崗，那麼「星隨平野濶」，「漠北孤星寒」，環顧籠罩的原野，天地似乎更坦蕩，明星似乎更燦爛，遼濶之間還令人有疎岩的意味哩！

風雨前夕，星踪全渺，這時懷念起星光的寶貴不遜月色，「光」在「希望」在，雖然，遠隔億萬里光芒微弱，可是在幽靜，晴朗的夜色裏有其神秘，有其和穆，不似風高月黑時分令人恐怖，不似雷雨過後，天空全墨令人窒息；在這種寧靜的境地讓淡泊明志的人去沉思默想，也許在搜索人生的問題時可找到答案。

生活在村子裏

李 火

踏進社會門檻以來，生活的鞭子，便把我驅向這個小村子裏。

這個小鄉村，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歲月裏，一直被貴人所遺忘和拋棄；這些日子來，雖說是受了潮流的波動，才被人們所發現，人道和同情才把流動診療車和垃圾車引進村子裏來，但是過去長年累月裏所堆積下來的貧困和窮苦，却仍然像空氣層一樣，彌漫和充塞着村莊的每個角落。

我幹的是教育工作，當然跟村子裏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接觸的機會比較多。

村子裏的一般老鄉，對先生們通常是很敬仰的，這裏自然也不會例外，何況我的鼻梁上還架着一副他們所認為「斯文」和「新奇」的眼鏡呢。經常在碰頭時，他們便會老遠的拋給你一個真摯的微笑，即使他們正在辛勤的掘地，抑是肩上正挑着維持一家生計的担子，他們也都樂於歇下來或縱縱肩膀的這樣做，好像這是一種責任。所以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我們這些搞「人類靈魂工程」的工作者，也就顯得格外「高貴」了，這真使我們欣慰於自己的被尊敬，有時却也受寵若

驚。

這些不知從幾代以前就居住在這個村子裏的人們，多以耕作和當小販來維持家庭，只需看看他們那老舊殘破的亞答屋和他們彎屈的背脊，也就可以令人很有把握的猜度，他們是負荷着多麼沉重的生活担子呵！他們的孩子似乎也承受這個重壓，物質生活很差是一點，也不像城市裏的孩子們一樣，經常會要求看戲和逛街。

有時我也到一些學生的家裏去走走，他們的父母親便會像一個國家迎接貴賓一樣的來接待你，內心却深愧於自己招待的不周。他們一般上都不會很健談，談話的內容也不外是他們孩子讀書成績的好壞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國家大事他們是比較生疏的，從動作和表情上，我經常可以看到在他們的孩子身上，也同樣具有的純樸忠厚的可貴品質，而且他們言談中，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把無限的希望都寄託在下一代孩子的身上，要求我們好好的管教。我常常深感於自己責任的重大，也喜歡這樣想，在幾十年前他們的父母親也是同樣的寄望於他們吧；希望這鼓舞着人們活下去的東西，在他們之中代代相傳，世世交替；但是落空的居多，貧窮和受苦還是像影子一樣的跟隨在他們的身旁，拖住了他們的脚跟，把他們折磨得更加沉默和蒼鬱。

在這村子還不滿一年，但我已經深刻的體會到生活於底層的人們的不幸和痛苦，每次看到他們的被渴望所灼痛的眼睛，我總覺得他們才是真正的生活戰士！

病囚什記

在場

我們是一夥被病魔纏擾，折磨的人，男女老小，終日與病榻結了不結緣。我們同樣有手有腳，能操能作，過去，我們顛躑在市肆裏，跋涉在田野上；可是周圍的病魔窺伺着我們，當我們的身體不勝疲乏，病魔便侵襲進來，我們付不起醫藥費，於是，我們便被被人拋棄，變成與人世隔絕的一羣病囚。我們活着等于沒活，既可憐，又可厭，簡直都是廢物了！

每天所接觸到的是藥的氣味，病伴呆默的臉，甲叭拉陰沉地施糙米飯，加厘水給我們，慘淡的病室，病室裏看見慘淡的天，慘淡的草坪，慘淡的河，病室裏目之所及又是慘淡的病榻，這排列一張緊接着一張，好像接到世界的盡頭。

市場的喧囂就在我們的周圍，可是人世與我們却如相隔幾千萬里。大老君很少來光顧我們，密斯冷冰冰地給我們服藥，打針；甲叭拉陰森地到來打掃，清洗，施飯，我們要看大老君的臉色，密斯的臉色，甲叭拉的臉色。

財副挾持甲叭拉，甲叭拉挾持我們，我們病囚也互相咬噬……弱肉強食，暗無天日。

我們苟延殘喘，生活在暗晦的病室中，使性子、鬥氣、賭錢、胡鬧、吵架這都是每天的節目，還有些耿耿惦念着百字票，千字票……。

「阿武！紅公字有無？」踏三輪車的阿武準時來收字，巫來兵，馬打也懂得打交道。

「中左張馬票，米怕做肺癆鬼，一層紅毛樓、私家車、吃風，……」有人異想天開。

現在我們五、六十個病人被囚禁在一起，一條走廊銜接着2—10兩個病室，女的住在一傍另外兩幢浮腳樓，如五六十頭畜生，在踱着苦惱淒蒼的日子，……。

是呀！我們這裏有熬了幾十年風霜的老頭老婦，過番了幾十年，仍然無依無靠孤苦零丁的守在一起。有菜園來的山芭佬，有掃馬路，倒屎的清道夫，華校的教員，巫校的教員，戡山隊隊員，巡街馬打，小販，理髮匠……就說我罷！一個二十把歲的年輕伙子，原該生龍活虎的！我有什麼罪孽呢？我做過竹器小學徒，擺過香煙小檔，在工廠商店做過童工，飽嘗辛酸，小生命無時無刻不在驚濤駭浪中掙扎，搏鬥……現在，病魔使我離開學習，離開工作，豐富新奇的世界變成狹小，空虛！我不願當悲劇的角色；可是病魔強拉我上台；費了多少口舌，受財副潑了滿臉唾沫，月前我也因進來了，這裏又添了我這一匹畜生……。

一架老朽沙啞的收音機把這9號病室鬧成一片亂哄哄；却使男女囚徒們都來聽它那「舒舒

舒！」「嘶嘶嘶！」「沸沸沸！」的呼聲。

「甲叭拉……東津……。」一個微弱遲緩暗啞的聲音，那是角落裏一華籍老頭每天懇求院役提屎尿壺給他——簡直是一架骷髏，他是那末安祥地躺在那兒，兩粒煥散了光彩的瞳孔溜來溜去，凝望着蒼白的天花板，他每天照樣吃點東西，有時也有氣無力地吁幾句。據說這架骷髏年青時很會掙錢，也稱霸一方，幾個男女公子便在他培養下成了「大狗」，奶奶，膝下兒孫滿堂；可是老來長年久病，誰也不理睬他，掉入這裏來咀嚼這孤單寂寞；還是那個唐山來的養女好，時常來探望他，給他幾毛錢——。但是，由骷髏手裏流入甲叭拉手裏。

上帝安慰你！

不要說醫生，普通人也看出這架骷髏回春缺術了，我們也料定他必死。這活骸只有增加病囚們精神上的荷負。

活骸鄰榻是一個青年人，叫阿山，是在公館當什役，替賭徒們叫咖啡，買香煙，幫人家看牌喝采的。再排下來，阿山隔鄰是在膠園打工的阿壽……都是來自各方，都是這末不幸，給病魔扔在一塊。

「……阿山，搭你去買『遮貢』。」又是暗啞微弱遲緩的聲音，骷髏想吃零食要人家替他買玉蜀黍哩。

「呵！多美麗的天堂，幾多人係唱歌……阿山，你借兩粒雞蛋，一湯匙牛乳……」那是在一個晴朗月夜的三更天，我在床上耳際又聽見活骸的聲音。於是阿山起身泡牛乳雞蛋，活骸便吃了。

「阿山！來看天堂，幾多人係唱歌……」活骸神志清明，我忖度必是迴光反照了。

七點多鐘起身來，只見活骸兩眼長閉，四肢僵硬，真的上天堂了！這就是人生哇。我願選擇戰死在沙場，不願死在病床上。

那天一個馬打出院了，理髮匠阿祿便填補進來，他疲憊地走進來，瘦得厲害，兩肩高聳，整天躺在床，很少走動，食量減退，只能吃少許粥、麥片、牛乳，終日愁眉苦臉，臉上時時發着瘡，其痛苦可知。

「慘！」「無救了！」「死神就要來了，免不了的！」這是他發出來的淒歎。阿丹常跟他搭訕，從他談話裏知道他在州府當了二十多年理髮匠，妻兒都在唐山。

「阿祿！阿祿！」他的夥伴一來就親切地呼喊他，每次來探望他都帶來煉乳、阿華田、生果、麥片。

「密斯……叫老君來看我……我底胸脯疼得唔打眼……」阿祿病勢沉重了，走不動，需要密斯到他床邊注射。

熱帶的天總是昏昏懨懨，風風雨雨，一晚我向密斯關照一聲出去理髮。回到病室，只見阿祿床上都蓋上紅褥，我知道不妙——

「阿祿瓜左！」阿丹告訴我。

幾個鐘頭之前還注視着我的阿祿，就這樣的死了！我又見着一個人生，這末短促，我只有默哀悼這多難的人生。

一段走廊連着的10號病室，潮州佬是其中的一個病囚，常來泡開水。他體格原本魁梧，而此時缺少肌肉，只見一架龐大的骨頭，臉孔總是木然的；他那木然的雙眼似看厭了這人生。有一天潮州佬也不會起身走動了，兩天，三天還是躺在床上，再來食物也吃不下了，一星期後也就撒手人寰。

呀！讓我鎮定吧！不要給這死神嚇倒，願您死去靈魂安息吧！

「我病左十九年咯！」高佬也是10號病室的病人，這是他告訴人家的。一個典型的被病魔折磨至完全喪失了意志的人，高高瘦瘦，僵僵着腰，兩粒大大深陷的眼珠會無緣無故盯住人家，口很甜，常要跟人家打交道，不管人家喜歡不喜歡。有時甲叭拉刻薄地揶揄他，他只有「嘿嘿」。高佬會偷藏密斯的藥，問人家借兩毛錢。有時就在院裏小徑上，蹲下來玩沙石，拔草。高佬就是這末趣味的。

一天下午，高佬到9號病室來，沙啞的收音機在播着吉龍仔曲，高佬不知那來的興緻，他扭

收音機——

「批其媽！」吉龍仔美星抗議。美星一邊腳雖沒了足趾，肌肉倒發達，高佬頂了幾句；美星扭電紐，高佬又扭；美星野性發作，一拳結實地打過去，高佬只還了三分拳，兩人扭成一團；當馬打的吶喊助威，旁的病囚作壁上觀；我鼓足勇氣抱住美星，他見是我倒停了手；那邊高佬還不肯罷休，給我推出去，口裏還不停地喊。

「傻子拉住我底手……」高佬埋怨我了。高佬和美星還互相臭罵，高佬格外英勇地衝進來，鐵公雞又開演，這一回高佬可糟了，兩三拳雙眼便被打得潰出血來，美星更拳如雨下，高佬一仆不起，真是打得落花流水，我只有提一把拐杖擋住美星的拳頭。於是傳告財副，財副也是吉龍仔，四圍又集攏許多吉龍仔院役，都袒護美星，指責高佬……。

半夜裏高佬大喊大叫，嗚嗚地哭，第二天密斯到來，高佬又糾纏她，密斯不耐煩叫來錫蘭老君，便把高佬和美星割牌……高佬緊坐床上不肯走——何處可歸？高佬又臥倒在走廊上，密斯勸他走，還是不走，院役推車子來載，高佬才慌張爬起來……。

兩天後，號病室搬進一中年吉龍仔，填補高佬的缺，才住下十多天，在一個下午雙腳一伸，兩眼發白，吐着白沫，就仙逝了。

搬屍工人泰然地推走屍體。每天每天我看着一個個新鬼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釋迦牟尼

啊！您能超渡衆生麼？

時間在冷寂中過去，我極力提起生的意志，追尋生的氣息。今天又來一位二十多歲唐人仔，體格倒精悍，也給病魔纏住了。他的老娘常來看他，他叫巴成；老實，規矩，活潑，愛走動；祝福你啊！

從密斯口裏我們知道大老君要替我們「打風」——打風這名目很新奇，大家都恐慌。

「打風一世人辛苦。」有些見過的病囚說，我心上也惶恐；「能夠把風裝進胸肺裏也有趣哩！」我又想。隨後病囚都先後打了風，大家都痛苦，行動不便。我胸腹脹脹地滿是風，全身不能動彈；那吉龍老頭更熬得嗚嗚地叫，每星期打一次風總要辛苦兩三天：喉嚨、耳朵，腦袋都塞滿了風，那滾滾的風從膈膜打進去，胸膛幾乎要爆炸似的，痛得如殺豬！後來更不對了，終日打呃逆，胸部、喉部、腹部不由自主地劇烈嘶鳴，令人難堪。

這不幸的病痛，這病魔織成的網，使我們頹唐、枯燥，生無樂趣，我們終日嚙嚼這胆寒，慘淡，恐怖的境遇。

我們憎恨一切，怨天尤人，但是不知道恨誰好：天還是這末冷清清，天老爺並不理睬。到底是我們自己倒霉或是人爲？

睡吧，孩子

孟莎

睡吧，孩子！

你底母親夜裏也需要安眠。

明晨當大地還沉睡在霧氣裏頭，

你可知道你媽已從被窩裏爬起；

這時，你的小臉還掛着微笑，

你萬想不到你的母親已不在你身邊；

慢些兒醒來怕又要跟你姐姐糾纏了。



不要折磨你的姐姐吧！

她每天要燒一家人的飯菜，

還有整大桶的衣服等着她洗滌。

她不過才大你三歲，

你出世時她就知道怎麼愛護自己的弟弟。

比起你底姐姐，你算幸福得多了！

你有的是好玩的玩具和洋娃娃，

玩厭了還有媽從市場買回的巧克力糖。

你姐姐以往那有這種福氣，

一個哭聲都要被她父親叱責。

別纏問你的父親吧，孩子！

你只當他已死去算了。

當初你母親給他一番蜜語迷上，

直到你母親憔悴了他可變了心，

如今他又有了比你媽更年青的女人。

你別太天真了，孩子！

你怎能要貝貝那種名貴的玩具？

他有個溫暖的家，

他有個慈祥的父親，

他的媽咪永遠陪伴在他的身邊。

噢，你怎麼弄得滿身髒泥！

莫不是又跟那些頑童撒野了？

恨你的沒良心的爸爸吧！

他忍心看你媽終日在外爲生活奔波，

他更忍心讓他的年幼的子女在家無依無靠。

孩子，別再啼哭了！

你可知道媽的心快被你哭得痛了。

爲了生活，媽沒法不到工廠去；

在家裏，你挨餓了會向媽訴苦，

可是你媽在工廠裏受到的閒氣又有誰可以傾吐？

孩子，你得開始懂人事了！

今天是你的五周歲生日，

媽好容易等了一年又一年，

每年今日媽都要好好給你慶祝，

只有看到你的長大媽才寬心。

稿於六〇年二月（重修舊作）

爲什麼

重陽

街上走過一個老人，
額上刻了無數縐紋，
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壓彎了他底腰身。

瞧他底年紀到了古稀，
應該卸下生活的担子；
他嚙着嘴，緊鎖雙眉，
許是嘆息着沒有後裔。



我不知道他底身世，
也不知道他心裏想着什麼，
也許他一輩子孤獨，
心裏只有一串問號：

『爲什麼我沒有妻孥？
爲什麼我沒有溫暖的窩？
爲什麼老了放不下担子？
活在世上，又爲了什麼？……』

Amu.

春，你在那裏？

莎 茄

春，你在那裏？

據說：「春已來臨，

大地瀰漫着新生的氣息。」

怎麼到處尋不到你的踪影？

我們是多麼焦急呵！

春，你到底躲在那裏？

是否你有了新的裝扮，

化在人們的沉默中，

或紙花店的瓶子裏？



雨水

柳林

透明的雨，

落到地裏；

化成濕潤，

滋長莊稼。

秧苗迎風舞着小手，

小豆也會點頭哈腰；

可見莊稼啊——

多麼需要水。

農民站在屋裏，

心裏暗暗歡喜；

好像雨水，也——

落進他們的心裏。

幸福圈外

凡我

……
好吧！我既然決心離開，說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日本時代我還小，記不了什麼。只記得日本投降後，父親回到他戰前工作的老店拿櫃匙，管理款項的進出。這個時期，我們的生活很好，一家人過着快活的日子。我也進入學校讀書，功課相當好，師長們都說我大有前途。

誰知道父親那店東「年老入花叢」，被他年輕的小老婆欺騙：一方面騙老頭子的錢，一方面又假別人的名義放高利貸給老頭子。進一步又把她年輕的情人介紹到店內工作，用表兄妹的身份來往。老頭子的底細，店內的情況，那一對騙子自然是知道的。看看可以摔倒老頭子了，他們便下手：所有的債主都要向老頭子取回本利，有的限一個月，有的限二個月——這自然是那一對騙子搞的把戲。可是，老頭子還蒙在鼓裏。因為那些債主都是小老婆介紹的，便央求小老婆去向債

主說情。爲討好小老婆，把僅有的一點橡膠圈也變賣了，買鑽石戒指等等送給小老婆。這一下，自然是有效的，債主暫時不來討債了。老頭子寬心還沒有二個月，債主又來追債了。這一回可兇了，大家聯合起來，用律師的信來追回債款，如不能在三個月內還清，便要動用法律的力量。這是很嚴重的！老頭子雖然跪在小老婆面前求情，也是無用的。這時，小老婆却以債主中間人的身份調解，力勸老頭子把店頂給債主，以免遭受報窮的厄運。老頭子無法，也沒有了主意，任由小老婆擺佈，把店出頂，過名給人。

人家會做計，不會那麼傻！女的嫁給老頭子時是用假名。這老頭子只要那年輕漂亮的女人，糊裏糊塗，那裏會去調查？而且調查了會鬧開去，於老頭子的名譽不好；女的也不會肯的。

老頭子搞到這樣狼狽，自知無法維持小老婆的生活；雖然捨不得她，也無可奈何！只得離開小老婆，靜悄悄的回到大老婆那裏去。

店換店主，舊的店員職員全都給辭掉；這樣，我父親便失業了。

先生，你不知道，失業實在是痛苦的！沒做工，沒有錢，一家人吃用穿又不能少，房租車費也不能免，要爲錢在苦惱；做慣了工的人，一沒有工做，不但是生活受威脅，精神上也受威脅，是很可怕的；沒有工做，人家說閒話，給人看輕，精神上很痛苦；唉！先生！這苦是說不出來的！失業的苦，我小時候是不懂得的，可是，我長大後也曾失業多次，所以我知道。

我父親長時期的拿櫃匙，時間已經把他工作能力磨到只會拿櫃匙一項，文不文，武不武，沒有一樣工作是內行的。拿櫃匙的人，如果不是親信，誰肯任用？這拿櫃匙的工作害了他的下半生找不到工做。

起初，還有點錢，也積極去找職業。親戚朋友因為情面關係，雖然滿口應承；可是連地址都沒有問明，你可以知道那「幫忙」是怎樣的！一年過去了！生活越來越苦，房租交不起，給趕；搬到「小鴿籠」去，也給趕了。我們一家人都餓到瘦瘦，只有皮包骨頭。父親經不起這場憂患，死了。好在天下還有善心人！替我們捐點錢，才能把父親收殮。

死的死了，活的還要活下去。

父親已無法養活我們了，要母親來養活我！你想想看，母親是個不識字又不會做粗工的女人，一向少出門，父親去世後却不得不出門去找工作。

父親失業後，爲了補貼家用，母親跟人家洗衣服。可是，當父親病時，她心裏亂，身體弱，衣服洗不好，燙不美，又不能按期交，給人家辭掉。父親死後，母親原想再跟人洗衣或是煮飯，可是，人面生疏，找了好久還是找不到。

後來，不知怎地，給找到一份亞妣（女傭）的工作，那主人是個什麼交際花，實在是做婬子。這個人心很毒的，不知用什麼方法，竟把我母親弄得和她一樣。我相信，母親是爲了養活

我，才繼續的做下去。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先生猜得對，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又好起來，我又有書讀了。只是，我却很痛苦。你知道，晚上是孩子最需要母親的時候，而我的母親偏是在晚上離開我。我害怕，我難過，我時常這樣的哭。我要跟母親去，她自然是不會肯的。我耐不住，常常下樓去，自己一個人東走西跑。

有一次，我不知跑了幾條街，竟看見一個像我母親的女人挽着一個男人在走。我不相信是我母親，可是又很像。我爲要明白那人是不是母親，爲什麼跟男人一起走？走前去，一看，果然是我母親。我驚叫一聲「媽媽」！母親呆住了，掙脫了那男人的手；那男人也呆住了，竟把母親一推。我氣極了，跑去打他，給他打了一拳，流了鼻血。母親僵車載我回家。這時，我才明白同學們爲什麼暗中叫我做「姨子的兒子」的含意。這時，我痛苦，母親也許比我更痛苦。她爲我止住了鼻血，默然的爱撫我，她的眼淚和我的眼淚滙流在一起。我們的心靈，我們的血，好像互相交流。我忘記她做姨子，只知道她是母親，一個爲兒子犧牲一切的好母親。

以前，我還以爲同學所說的「姨子的兒子」……不是說我。現在，我知道了，只要聽到一個「姨」字，我就受不了，血就在我身上滾。但是，這偏又是事實，我不能說不是，也不能禁人家說。你想想看，這是多麼痛苦的呀！

越是怕給碰到，却越是會給碰到。有一天，算術測驗，那先生監考得很嚴，我不敢給同座的

同學偷看，他很生氣，下課後，竟然在許多同學面前罵我：「婊子的兒子」，「只要有幾塊錢，就可以和他母親睡覺」，這樣的話，我怎麼受得了？我憤恨，我打他，儘我的力量狠狠的打他，把他打傷了，我也就被學校開除。學校通知我母親說把我開除了；母親問我原因，我那裏肯說，甘願給他打罵。我怕她的眼淚，本想說；但是看見她流淚，便不敢說了。

我轉到別的學校去了，這樣平靜的過了幾個月。事情又來了，一位舊同學也轉到那學校去。由於他的宣傳，全校同學都知道我的底細。我受不了，打那舊同學。這次，好在沒有被開除，只是給校長打手心，打到不會拿筷子。從此，我對讀書沒有興趣了，我覺得同學是我的敵人，先生也是我的敵人。我不願意再和敵人在一起，更不喜歡敵人教我。

是的，我逃學。在逃學的時候，我結識了許多流氓。他們不看輕我，同我好，喜歡我，照顧我；不像學校裏的同學，看輕我，罵我，笑我，不和我好。所以，我喜歡他們，和他們在一起。他們跟我玩，請我吃東西，看電影。看的是什麼電影？還用說，偵探片、打鬥片、牛仔片、愛情片。我們看了很多，也從那裏學了好多的東西。這些影片，教我許多好玩的方法，給我大胆起來。對於我以後所做的事，是有很大的……是的，很大的影响。

自然，那些流氓不會白請我；這只要幾天後便明白了。他們先問我們夠朋友嗎？夠義氣嗎？我自然說夠。他們便講了許多義氣的故事，講了許多社會不平的事，也講了許多冒險而有錢

起來的故事。最後，拿出正題來，是要我入夥，和他們合作。他們所說的合作，是要我偷東西，搶東西，然後交給他們。我知道這是壞事，不敢答應，推說改天答覆，他們不肯，一定要我馬上回覆，我無法，只好答應他們……你想，我還能說不嗎？

你知道，一個壞的開始，就沒有好的結果。

當他們教我去搶東西的時候，至少有一個人跟在我後面。一面是照應，一面是監視。如果我失手給人家抓住，他們馬上前去解圍，說：「孩子不懂事，放他去算了，反正沒有損失，打官司也不會有好結果，只有誤了這孩子的前途。」軟心腸的人，見他這麼一說，往往會放我走。要是碰到人家不放，他們會設法撞過去，我乘機逃脫。不，我那時還是個孩子，不會去搶大人的，有嗎，是搶女人的；頂多是搶孩子的。學生，就搶他們的零用錢、筆、錶；小孩子就搶他們的金鍊金牌。

沒有你提我都忘了。——我逃學，終於給母親知道了。她問我為什麼逃學，我不肯說，也不敢說。可是，我越不說，母親越要問，問到我沒法，只好實說：「同學罵我是婊子的兒子，還有……」我看見母親呆住了，淚一直滴下來；我也呆住了。母親的痛苦感動（感染）着我，雖然我不能「感覺」（體會）到她的痛苦。但是，我看見她流淚，自己也流淚了。母親不再罵我，她靜靜的躺了一天；我不知道她是在睡眠還是在想。我也不敢去吵她。這以後，母親更沉靜了，在

家裏很少說話，也不勉強我去讀書。

起初，我時常想起母親那痛苦的樣子，沒有什麼出去玩。過沒有幾天，我又去跟那些流氓混在一起。爲怕母親打罵，我選她出門時回家，他起身前出去。後來，我想，母親是不願意再打罵我了，如果要打罵我，總有機會的。

不久，母親替我找到一個學徒的位置。可是，只去三天，我便逃回來。爲什麼我要逃回來？這還不明白嗎？在那廠裏，就像在牢獄裏一樣的要吃新。原說只有一個師父，到那裏却有很多個師父；這個差遣，那個派出，忙了這個又忙那個，比小雜工還不如；一天做到晚，還要受苦、受罵；要不是我個子大，不大好惹，我想打是會跟着來的。說到學，沒有一樣。我受不了，我向老板辭工。回來，母親問我原因；我說了，她沒有打罵我，也沒說什麼。

沒有讀書，又沒做工，終不是辦法。母親徵求我的同意，到「港仔畔」去買賣舊貨。我想，自己做生意，比較自由，聽多說少，母親也不知道，手頭總會是輕鬆的，便答應下來。誰知道，這種生意是不好做的，標貨辛苦，賣貨辛苦，無把握還要蝕本。排檔子，給日晒，怕雨淋。一天十多點鐘，只賺三二塊。這還不怎樣，最苦惱的是「垃圾車」一來，逃得及，還好；逃不及，貨物充公的充公，弄壞的弄壞，還要罰款。運氣不好，賺錢都不夠給他罰。而且過去的兄弟人，看見我做起生意來，以爲我有錢，這個叫請客，那個借錢；我賺錢不夠給他們。加上政府的罰款，

時常是要蝕本，辛苦是聽的。我不想做，母親也無辦法。——我大了呀，他管不了我！

我又開始遊蕩，和那些老朋友搞在一起；他們歡迎我，就像歡迎一位久別的老朋友一樣。我們賭，賭了就吃，吃了就玩；花的錢自然很多，可是，我們有辦法聽回來。自然，聽的辦法是很多的，收「看頭錢」、偷、搶、做人家不敢做的買賣。我們日子過得很舒服，有時也很緊張，大家都很快活。因為有去處，所以我好久沒有回家。當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母親已經病得要死了，我過意不去，去替她請個醫生來，醫生說：是梅毒，已經毒攻心了；真的，過二天就死了。她不幸的一生結束了！我心裏有很多感想：我愛母親，我感謝母親，也恨母親，也感到羞恥——現在？現在我是同情母親的，我知道不是她的錯。

母親死了，我無依靠，也無牽掛，胆子更大了；而且年紀也大了，樣樣功夫也不錯了，在大家鼓勵下，我正式入夥，就像那些大人一樣地做起來。

做幾次，都很順手，日子過得很好，我竟想要這樣過一輩子。先生，這時，我是多麼眷戀這種生活！

俗語說，樂極生悲；惡運終於來了。

有一次，我把自已所有的錢輸去，還欠了三百元賭債。他們都是有勢的體面人，錢那裏可以不還？他們給我的限期是三天，三天內要還清。這時，我急着要找錢，向同伴借，他們都說沒

有！要他們和我去做買賣應急，這個說忙，那個說有事，不是先有約，便是身體不好，搞到我一點辦法也沒有。是的，平時大家親親熱熱，什麼有難共當，有樂同享，全是騙人的。

我真的苦惱！一個人去做買賣是從來沒有過的。限期是這麼迫，不去是不行的——我寧願去坐牢，也不少他們一分錢；因為少了他們的錢，所得的結果比坐牢還要可怕。

我想，要一下手就有三百元的進賬，除非入店頭，不然就只有搶那些去銀行進款或是從銀行裏領款出去的人。入店頭，自己一個人是很危險的；就因為只有一個人，沒人把風，所以不敢去偷。只有搶那些出入銀行的人比較有把握。我在銀行對面的一條街上徘徊，看看有誰可以下手，最適合下手。

壞事我是做過不少了，但是都是有伴的，有靠山的。這一回是自己一個人做買賣，又是找不到適合下手的人，心裏是多麼的不安；心一直在跳，就好像要跳出咽喉。我真想走開，可是，想到賭債，我還是在等，就像餓狗等吃一樣，弄到一個人頭昏昏。不知等了多久，看見一個中年婦女拿着錢包從銀行裏出來——在她還沒有出來前，我曾看見她把紅紅的鈔票塞入錢包；我以為那錢包裏一定有我所需要的錢。看她樣子精神很不好，容易搶。決定後，我便跟在他的背後。到一條橫巷口，我下手搶。那女人驚喊起來，我趕緊跑。後面像有腳步聲，我知道有人在追，拼命跑，可是，沒有用！並不是我不會跑，是因為我慌，追的人不慌；我是衆人明顯的目標，所以逃

不脫，給捉了去。

當給我扣上手銬，被纏抓着頭髮走向警察局的時候，許多目光在注視着我，說：「抓到打搶的人」……那時，我是多麼的難堪，巴不得地上有個洞可以讓我鑽進去。我很懊悔，自己爲什麼要做這樣的壞事。我的頭亂昏昏的，漸漸地我忘記了四週，好像走向黑暗的途上。

到了警察局，紀錄案情。那婦女面色蒼白，喘着氣說：因爲丈夫失業，把過去的積蓄都用光了。她今天去銀行結束她私自開的儲蓄戶，那錢包裏的三十元是她最後的一筆錢。她急着要拿這筆錢去還房租，不然會給趕出來的……她一面說，一面傷心的哭。

你想，我是多麼衰運才去碰上這樣的衰人。我後來，一想到這事便很難過。先生，我不是跟你說過，我們一家人就是給失業毀了的。她的一家也許就要給失業毀掉。世上沒良心的有錢人多的，我爲什麼偏瞎了眼，去搶那衰女人的錢！我甚至想到，我給抓到也是好的——我個人是罪有應得的，沒有話說，却可以使那女人的一家人免給房東趕掉，去蹲在「五腳基」過夜。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坐牢，當然是痛苦的。當我第一天被關着的時候，我想起我們就像動物園裏的野獸，被人關在籠裏；人家覺得我們可怕，有害，所以把我們隔絕起來；不把我們當人看待，有時使我懷疑我們是人，所以得不到人一樣的看法。但是，我們明明是人，爲什麼會這樣的不幸？

人和野獸是不同的，野獸也許必須困着打，打到牠習慣，就會乖乖的聽話。人就不能夠！人要給他飯吃，給他工做；使他無壞可學，才會做好人。

想到那可憐的女人，我像是覺悟了，明白自己做得不對，要想改過。可是，想到人家待我這樣壞的時候，我就滿肚火，我要報仇。

先生，犯人不是個個都是傻子，犯人也會想的，只是，多是從自己想起又想回自己，沒有想到別人，想到更多的事；不過，肯想到別人，想到很多事的人不是沒有。所以，說犯人不肯想好，是不對的。我到現在還記得，我的一位先生說：「只要肯想，就會想通許多道理。」

唉！先生啊！我們不是存心做壞事，做壞人的；只是無人肯幫助我們做好人。

不是我說過份。我剛才不是說過，我搶錢包坐牢。在牢獄裏，實在是苦。可是，不是苦使我想做好人。使我懊悔，想做好人的是我的良心！我時常由那個女人的一家想到我的一家，我想（像）他們一家也會像我們一家一樣的給失業毀掉。我也想到那些兄弟的無情，不可以跟他們在一起。我懊悔我過去的一切，我要做好人。

出獄後，我沒有去找那些兄弟，我四處去找工作。可是，人家一知道我是牢獄裏出來的忙把我趕走。後來，我乖了，不肯把我過去的歷史講出來。可是，他們不明白我的底細，不知道我的來歷，也一樣的不肯請我做工。我像是個棄兒，像是隻猛獸，人人怕我，沒有人要我，沒有人肯

幫助我。先生，我要活下去！我必須吃東西！我做乞丐向人家討錢，人家說我年紀輕輕，好手好腳爲什麼不去做工？諷刺，嘲笑，臭罵什麼都來。我餓慌了，我再也做不了好人；我不得不偷東西吃。我就像一隻野狗，或者還不如一隻野狗。先生，要做好人是先要肚子飽的。一個餓人是做不了好人的。

雖然只是偷東西吃，也是犯法的。賊我雖然做慣了，但是做多了終會給捉到。是的，我給捉到，給控告。本來，這只是小罪，可是，我過去有案底；他們以爲我是無可救藥的人，不可寬恕的重犯，所以小罪也判了重罰。這使我更不服氣，我不是要做壞人，我是要做好人的！可是社會沒有給我做好人的機會，他們沒有想到我是存心做壞還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他們真的誠心誠意的要我們做好人，爲什麼不幫助我們？給我們工做？我們有工做不做，偏又去做壞事那才是壞人呀；不能沒有分別！

先生，這一次我是一點懊悔也沒有。如果有懊悔的話，倒不如說懊悔自己做得不夠：偷東西吃來活命算是有罪，不如偷更多東西，不但可以活命，還可以吃個痛快，玩個痛快，不是更好？反正一樣是犯罪，一樣的要給重罰！我心裏是悲哀，是恨；恨社會，恨人。我覺得活命是我的權利，我做得對，我良心一點也不難過。不，先生，決不是我狠心，也不是你所說的什麼「麻木」，我還很清醒。你想想，這會使人服氣嗎？

先生，誰都不能要別人不可以活下去，而必須活活的餓死。我要找工做，無工做；我忍辱做乞丐，沒人肯給。我要活下去，我得吃東西呀；沒東西好吃，我只好偷，這會是錯的？難道我自殺？可是，先生，自殺也是犯法的呀！這叫我怎麼辦？

這一次，因為心裏不服氣，所以日夜在想，由我自己想到別人，想到很多事情……我想許多，給我想通了許多道理。就因為想通了許多道理，更增加我的痛恨。也因為想通了道理，所以我不但不想回到過去那般兄弟那裏去，也要暫時離開這裏，到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去，找一份工做，好好做人，做點有益的事。

先生，我捨不得新加坡，新加坡是我的家鄉呀！我生在這裏，在這裏長大的。只是，我不離開新加坡，做不了好人；因為，在這裏找不到工做，結果又是要犯罪的。先生，我說這些都是實在話，不是要騙你的錢。

先生，把好人，想做好人而沒法做好人也送進牢獄裏，是會把好人變成壞人的；就像失業毀人一樣的可怕。牢獄裏關着的人，有壞人，也有很多好人。正像那些自由自在的人中間，有好人也有許多壞人一樣。

先生，有飯吃還在做壞事的人才是壞人，肚子餓偷點東西吃的人不會是壞人，因為他們是不得已的。可是，好人給迫到做壞人，坐牢，那是為什麼？沒有飯吃！飯，飯！先生，人人要飯吃，

人人需要吃飯。

我相信，到一個有飯吃，沒壞可學的地方去，我是能夠做好人的，做一個真正的好人。

（筆記及整理者按：從此以後，我沒有再看到這位生活在幸福圈外的人，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但願他過着幸福的日子，或是有一天過着幸福的日子。）

一九六〇年二月廿九日整理畢

忠烈和玉蘭

李過

——「浮動地獄」第三章

從忠烈能夠知道的祖先起，他們一代代都是耕田的。一直到忠烈的父親，情況才好一點，所以，忠烈和他的哥哥忠祕，才有讀書的機會。可是，這樣的好日子並不長久；後來他的父親因為得罪了地保，被誣了個抗納賦稅的罪名，關在衙門裏受罪。經過族裏的父老上下打點，花了幾百兩銀子，才被放了出來。這一次的打擊，使他父親憤鬱成疾；不久，便死了。幸而他哥哥已十八九歲了，勉強把農務的担子挑起來；忠烈也輟學幫忙，自家的幾畝田還能耕種得相當像樣。

父親的不幸，在忠烈幼小的心靈裏起了很大的影響：對於醜惡、卑劣的行徑，深惡痛絕，恨不得把爲非作歹的人一個個抓來殺死。以前，他父親常常訓誡他們莫多管別人閒事；但是，平生循規蹈矩，不管閒事的父親竟也被陷害，可見「明哲保身」只是陳腔爛調罷了。因此，當母親或哥哥告誡他的時候，他總是拿他父親做例子，反駁說：「阿爹不是最怕管別人閒事的？守規守矩的？可是別人依舊要找到他頭上來。等到阿爹有事的時候，大家也都因爲莫管別人閒事而不理我們。如

果大家能夠管點應該管的閒事，世道就不會這麼糟。」母親和哥哥聽了都只好不響，但日夜在爲他担心，怕他惹出禍來。

仗着他外才好，聰明，知書識禮，又肯幫助人，大家對他自然另眼看待。在他四周，漸漸的増加了一些支持他的人，形成一股無形的力量；說組織，是沒有；需要時，可以集合不少人。險惡的地保和衙門的役吏，對他是怕、是恨；又是愛。想巴結他們，巴結不來；不尊重他們，做事又不夠順手。要陷害他們，沒有機會或藉口。如果只害忠烈一人，又怕其他的人會起來算賬，給打死也說不定。到後來，只好抱定：只要他們不來侵犯，也不侵犯他們，有機會，再打算……

那一個少女不想嫁個有才能的好郎君？那一個男人不想娶個莊麗溫柔的媳婦。雖然是盲婚時代，但是在表親的關係上，戀愛的事兒仍然是有的。忠烈有個姑表妹，名叫玉蘭。小時候，他們常常在一起玩；大一點了，給隔開去。但是，他們間還是常有往來，彼此都關心着對方，戀念着對方，只是沒有把心裏的秘密公開。忠烈的媽媽說要給他娶親，他不肯；玉蘭的媽媽說要爲她找個好郎君，她不要。一日又一日，堅持變僵持；爲的是要忠於對方。媽媽氣了便大罵，也揭穿了：男家要娶的媳婦是玉蘭；家女所找的女婿是忠烈。他們心裏大歡喜，因爲他們的理想沒落空。

當忠烈二十歲，玉蘭十八歲時，他們結婚了，兩口子過着恩愛的生活。忠烈常和他哥哥出去工作，玉蘭便去送飯。如果只是忠烈一個人在工作，他們就會趁機到海邊玩些時，或是玉蘭幫做些

她可以做的工作，到日落西山才回家。

這一天，忠烈到市上去。忠烈一個人到田裏去工作，玉蘭照例送飯給他喫。喫了飯，正在休息的時候，那羣強盜來了。看看不是敵手，忠烈保護着玉蘭，想往家裏跑。可是，玉蘭是纏足的，跑不快，給他們追到了；忠烈便與他們搏鬥。可是，他們的人越來越多，而玉蘭已給拖走了。看看，呆打下去只有遭殃，不如去多招呼些人來打救。想到這裏，他猛轉身，回頭逃跑。路是他熟悉的，所以那批人追不上他。

午後，下田耕種的農人還沒有回來，只有幾個未出門的漁夫，連附近工作的農夫都叫了來，一共才十多個人；和他比較接近的年青人只四個，大多數是中年人。他留消息給守家的婦女們，叫她們告訴從田裏回家的男人，快去海邊打救人。他們這批先頭隊伍，拿着鳥槍，鑊刀，棍子，急忙追到海邊。當他們追到海邊時，小船已划近小帆船了。

「追上去！」

「海上不比地上，不是好玩的！」

「我們都在海邊大的，怕什麼？」

「他們船上會再有人，還有槍礮，我們十多個人那裏是他們的對手？不要給他們一起都捉了去，那才糟呢！」

「我們總不能讓自己的人白白的給搶去？」

幾個人的疑慮一下子就傳染開去，所以忠烈不得不用話來激他們。忠烈在說這些話時，並不是爲了他的妻子玉蘭，而是爲了所有剛才被虜去的人。可是，不幸的，有些人總以爲他是因爲要救玉蘭才說這樣激烈的話。

這是不容猶豫的。可是，大家却在猶豫——如果是人多，即使是救玉蘭一人他們也肯去的。現在，人這麼少，就是去救很多人，他們也要猶豫；因爲他們懷疑這一去有成功的希望，估計起來是失敗和被俘的成居份多。

「等人多了才去，這樣會比較有把握，至少也不致於弄得更糟。」

「再等，來不及了！人家的船會開走的。」忠烈又急又氣；大聲的說：「願意跟我去的，請下船！」

在猶豫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脚步很重，移不動。輕快的移動脚步跟着他的，只有四個常跟他接近的青年人。雖然經過忠烈和其他青年人的鼓動，肯去的人還是沒有增加。而時間却不容再猶豫了。他們，連忠烈一共五個人，只得下了船，朝向大海划去。——心裏急，巴不得快點划近大船，把被虜的人都救回來。但是，又怕敵人發現，包圍了來；自己這邊只有五個帶鳥槍、棍子和刀子的人，那邊却有幾十個有精銳武器的猛漢；如果給包圍來，就等於把自己白白送給他

們。無論如何，明爭是不可以的，只有暗劫。

海程相當遠。這倒使他們能夠冷靜下來，仔細的去考慮。那四個人，既沒有親人被擄，此行又非常冒險，搶救在他們看來是無法下手的；要是一個不小心，被擄送命可不是好要命的，一想到這裏，他們的熱情就冷了一半，划船的一雙手馬上軟了下來。但是，忠烈和他們就完全不同。這不同，一方面是由於思想和性格的差異；另一方面，忠烈的愛妻玉蘭是被擄之列；至少，忠烈是有個明確的目的和目標，所以表現得積極而勇敢。當他發現船行慢了，他便催促那四個伙伴划快些。可是，那四個人却始終提不起勁來。幸而這時離丰順號已不遠了。

「你們有誰要跟我上船去？」忠烈問。

「阿烈，你一個人上去不就好，我們在這裏接應。」

「一個人怕不夠，要是有人幫手就更好！」忠烈說了，習慣的看看伙伴。好在天色已漸暗，不能看清楚同伴的表情，不然，他是要失望的。然而，沒有人回答，也就足夠告訴他一切了。

「你們怕，我就一個人去。今晚相當黑，船可以靠近點，得手後，我上船面來——用什麼做記號呢？吹口哨？不好，會給他們知道；打船板？也不好。哦，我在船上隨便找什麼東西，丟下來，你們聽到泵的一聲；不，連連三聲，就把船划近來。」

船靠近丰順號了。他們用裝有鐵鈎的竹竿去頂着船壁，避免相碰，避免任何聲音驚動船上的

人。他們朝甲板上的船欄拋上鐵鈎，拋了二次，才給鈎住。忠烈拉着繩子爬上去。心裏急，天又黑，船壁滑，手又痛；腳一滑，手一抖，幾次差點兒掉下海。但是，他仍不顧一切，拼命地爬上去。

三天內看了二次同類被迫害的情形，慙順的思想深深地受了侵擾。他在甲板上望着浩瀚的大海，在想着不幸的來源；但是，他想不出。只覺得那些人不幸，那些事不平。有時，他會想到自己：童年就失去父母親，在哥嫂的打罵中長大。吃一碗稀粥，不知要吃幾下筷頭，頭腦當鼓子般給敲打。從放牛到能下田，已不被視為吃死飯了，挨打是少了，可是，像牛一樣給驅使，一天做到晚。由三十斤担挑到二百多斤，人家不肯做，他做；不與人爭，事事順人。是個出色的農人。這該是他哥嫂「筷頭教育」的成功。爲了要買牛沒有錢，又爲了要攀個有錢的番客親，哥嫂竟願意將這個馴服的「牛」賣給番客嫂做義子。做了有錢人的義子，很快地結了婚，一個老婆幾個婢，個個美麗柔順；平地昇天，不知羨慕了多少人。如今，相隨過番去，正如俗語所說：「鯉魚出大溪」，該是得意的事。可是，一開頭就看到這些不如意的事，心裏實在不舒服……他想啊想，冷不防，一把大手扼住他的頸項，腰間有把尖硬的東西頂住。他雖是慙，却不至於慙到不要命的，即極力拚出暗啞的聲音，哀求道：

「好漢，不要傷我命，要什麼都拿去，只不可以拿我的命，……」

「不要再說，住口。要命還是要聽話？」

異樣的口音，懣順聽不懂，一味的哀求。

「你告訴我，剛才來的那些人在那裏？」

懣順還是聽不大懂。

「有男有女有孩子，他們在那裏？快說！不說，刀子插進去。」

「有女……放你！」懣順有點頭緒了。

這時，一陣腳步聲從船尾走向船中。那大漢猛力拖着懣順躲在桅邊。大漢炯炯的目光直望着燈光下的那一羣人，越望齒越切得緊，直到那一羣人下船去。在切齒的時候，大漢的手扼得更緊，使懣順喉部很難受，差不多快昏過去。那大漢好像發覺了，放鬆手，讓懣順暢快的吸幾口氣，人也清醒了。突然，懣順想起這大漢的口音與傍晚來的那一羣的口音相同，莫不是來救人回去的好漢，莫不是向我問路；他越想越對，手一指，說：「在哪裏！」聲音不清，大漢放下扼住他喉嚨的手，拖着他向所指的方向走去。

在朦朧中，懣順看出這大漢原來比自己還高大，就怪不得腕力那麼強。好在剛才沒逞強，不然，那是這大漢的對手。

轎門給封住，慧順是知道的。所以，他帶那大漢從廚房那邊下去。恰巧廚子從廚房裏出來，被那大漢一手揪住。廚子猛轉頭，看一下，竟叫起來：

「忠烈！你怎麼會到這裏來！」

原來這廚子與忠烈是同鄉，雖然是走船，但每年都回鄉去走一二趟；對鄉裏最出色的人物——忠烈，他是認識的，而且還談得來。

忠烈放了手，他們走進廚房，忠烈把他們在海邊工作時，來了一羣海盜，強擄了好多人，其中有他妻玉蘭，現在他打算救他們回去的事說了一遍。

「這事，很難！」廚子搖搖頭，「四週都封得密密，又有人看守，要怎樣救回去？而且這裏也不只住這些人，還有從廈門來的一批。如果可以逃，大家都逃，亂了起來，自然會給發覺的，不是辦法。」

忠烈好像到現在才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經廚子這麼一說，他才懂得面對的困難是不容易克服的。但却不肯罷休。

「我既然來了，無論怎樣困難，也是要做的。」

忠烈的個性，廚子是懂得一點，不敢勸他趕快走開以免落網。躊躇了片刻，便這樣的建議說：「我想，只救阿烈嫂一個人，或者比較容易些。」

忠烈在猶豫，也就是內在鬥爭。照他原來的意思，是要救全體出去的。現在，面對着困難；救全體，似是無望了。只救自己妻子一人，也許還有希望，但既非本意，又畏人言。時間沒有給他考慮的餘地，他必須即時決定——與其毫無所獲的回去，不如救一個人；雖然這樣不免要被入攻擊爲自私。

「救大家不能夠？」忠烈還不死心。

「你一個人救不了大家，救大家要許多人的力量。單是救阿烈嫂一人，恐怕都……」厨子沒把「沒希望」說出，改爲「都要快點才有辦法」。

「既是這樣，也是無法的！」

慈順莫名其妙的看着，聽着，好像進入夢境，又像回到現實。他不大懂得他們兩人在說些什麼。

「唉！」厨子轉個身，好像才發現慈順的存在。他用閩南話對他說：「你可以回去了。剛才的事和這個人」，他指一指忠烈，「你不要隨便講給別人聽」。

慈順點點頭。但厨子還不放心，恐嚇說：「如果你隨便亂說，就找你算賬！」

現在慈順所感到興趣的，不是說不說的問題，而是要知道事情的發展。他已沒有害怕，只有好奇。他真想見識一下，但是又不得不離開。所以，他樣子是裝着要離開，事實上是在留意着。

由廚子帶領，忠烈從廚房走到貯物室。貯物室那邊有個門通大艙，早被釘死了。要撬開，雖然不難，但怕驚動看守人。正在猶豫間，他聽到哭聲、呻吟聲、嘔吐聲。這些聲音混合起來，相當响亮。他們就趁這聲音中，把門撬開。只撬開了一小片，那聲音又靜了，不得不停下來。但已可以望見那一羣不幸的人的情況：人擠人，有的坐，有的躺，有的沉默，有的抑着聲在啜泣，有的受不了悶熱和船的顛盪而嘔吐……這一淒慘的場面，使他們都很憤恨。忠烈望着人羣，遍索他的妻。人堆裏一時看不見，他倍覺心急，只得用足眼神，在微弱的燈光下，再尋覓一遍，終於給他看到了。這時他又緊張又心痛，扯着廚子的衣角，指給他看。

人越急，一切似乎就越不如意。忠烈暗囁的說：「爲什麼不哭了哩？爲什麼又不哭哩！」是的，現在是需要有哭聲的時候。有了哭鬧的聲音，他們才能夠趁着雜噪的聲音中撬開門板。

一會兒，有人在叫罵，有人痛哭。他們又在撬；想不到那木板突然斷了。這聲音，別人雖然會聽見，但不會去理會。顏奕民却不同；一聽到聲音，他裝做躺乏了要起來坐；他一坐定，就機警地向四週搜索聲音的來源。突然，給他看到了，在近船尾的走道旁給撬了一個洞了。他不聲不响的站起來，走向船尾去，眼睛雖然沒有正視，却暗地的溜了兩眼；人是沒有看見的，洞却很明顯。他拿鎖匙打開暗室，爬上暗道的小梯，跑到晉普的房門口，急促的打着門。

晉普他們剛送走他們的搭夥人——那羣搶人的海盜，才回到房間，還沒有躺下來休息，就來了一陣的敲門聲，他很不耐煩，很生氣，大聲的問：「誰呀？」

「我，突民，有重要的事報告。」

突民的話像是一針刺激藥劑，直刺進晉普的血管——他忘記了疲倦，好像馬上精神百倍；跳過去，打開門。

「什麼事？」

「有人在貯物室撬開艙壁，像是要劫人。請快點派人到貯物室捉人，補艙壁，我去了。」

晉普氣急的衝出門去，連連打了幾間看守人的門，叫他們馬上到貯物室去捉人，並且把艙壁補起來。這羣狼虎般的看守人，拿着武器，衝向去廚房的路。

在廚房艙口徘徊的慫順，一聽到雜選的脚步聲就知道不妙了。他原想跑下去報給那大漢他們知道；可是，腳步聲已近了，看來是來不及了。他走到甲板的另一邊，溜到艙口的角落裏看：十多個人，拿着棍子，鐵鎚和木板，輕快的跑入廚房的走道。

要不是聽見突民的脚步聲從船尾走近，忠烈早已走入艙中救走他的妻。等到突民走過，正要重新開始行動時，廚子匆匆的抓他一把，附耳說：

「聽，有腳步聲，有人來了，快躲起來。」說了，廚子自己溜回廚房去，把已洗淨的碗一隻

隻的拿出來抹，碗疊碗的時候，故意放大力點，讓碗碰聲發得更大聲點，以引起看守人的注意。忠烈蹲在幾簍白菜的後面，一下子就給搜出來。他想逃，可是棍子打在他的大腿上，一陣麻，跑不動，被捉住了；兩手反被綁着，由幾個人押去見晉普。

當貯藏室內有雜亂的聲音時，引起了艙裏的不幸者的注意——「那裏有聲音，出了什麼事？」

「沒有啦！平平靜靜的。」顏奕民內心緊張，外表却裝做鎮靜。

幾個好奇的，跑過去看看。看見一個洞，他們走近去看；那些看守人以爲他們要逃走，亂棍打來，嚇得他們忙往後退。這一來，引起更大的注意了，除了暈船的外，幾乎都跑過去看，慌得那些看守人急忙把那洞釘好。

洞是釘密了，釘牢了。可是，人心動了起來，人的口也動了起來，大家在討論着，猜測着。看守人把忠烈推向前去，嘴裏嚷着：「就是這死豬，他躲在貯物室裏。」

晉普像是有滿肚氣要發洩，走過去，舉手向忠烈臉上就一掌。忠烈掙扎着要反抗，但大腿剛才被打了一棍又麻又痛，踢不出腳來。晉普打了一掌之後，手雖然有些痛，還是要再打幾掌才甘心。

打了忠烈後，晉普踏着勝利的脚步去見土龍。

土龍在喝酒，聽見打門聲，很不高興，高聲的問：「誰？」

「我，晉普！」雖是在門外，晉普還是謙恭的。不知是以爲隔着門土龍還會看到他呢，還是謙恭慣了。

「有什麼事？」

「捉到一個劫贖的人！」

「把他關起來。船開了，他是飛不走的，明早再收拾他。」

這一類的事，土龍是看多了，竟然不當一回事，仍在喝他的酒。

南方文叢

共十二冊

青山不老	漢素音	長篇
書與人	杏 影	散文
濃烟	林參天	長篇
名山勝水	連士升	遊記
火浪	苗 秀	長篇
快艇	李星可	戲劇
淺灘	韋 暈	長篇
想想寫寫	杏 影	散文
在馬六甲海峽	趙 戎	長篇
春樹集	連士升	散文
熱瘴	林參天	長篇
泥濘	李汝琳	長篇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一集

餐風飲露	漢素音	長篇
坎咪之死	絮 絮	短篇
報窮	李星可	戲劇
還鄉願	韋 暈	中篇
姊妹倆	李汝琳	短篇
青春	周 榮	詩歌
邊鼓	苗 秀	短篇
出路	雲里風	短篇
趁年輕的時候	杏 影	散文
芭洋上	趙 戎	短篇
腐蝕	貂問渭	短篇
樹膠花開	杜 紅	詩歌

新馬文藝叢書

第二集

海戀	趙 戎	中篇
思想請假的人	方北方	短篇
銅鑼聲中	苗 芒	散文
大港	李 過	中篇
末流	于沫我	短篇
野火	林 潮	散文
金馬梭膠園	貂問渭	短篇
春暖	姜 凌	短篇
土地的話	鍾 祺	詩歌
新加坡小景	謝 克	短篇
學藝記	陳 全	短篇
消夜集	李汝琳	雜文

新馬文藝叢書

第三集

說謊世界	方北方	中篇
餘哀	林參天	短篇
長窗外	宋 人	戲劇
新墾地	李 過	中篇
翡翠帶上	駱起東	短篇
號角	魯 彬	詩歌
小城之夜	陳 全	短篇
伙伴	麥 青	短篇
路上	王 葛	散文
紛擾	方 晴	短篇
芭野上的春天	丁 冰	短篇
召喚	范北玲	詩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幸福圈外

李過主編

星月文藝叢刊



青年書局印行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363號



一九六〇年四月出版

定價馬幣五角